

一个人，一支笔，行走三晋18年，为千座古代建筑手绘画像

# 为寂寞消逝的古建定坐标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8月28日下午，连达在山西崇善寺门前写生。（□记者 刘一颖 报道）



▲山西省沁水县嘉峰镇郭北村三槐里王氏宗祠



▲山西省介休市宋古乡韩屯村关帝庙



▲山西省介休市洪山镇石屯村环翠楼



▲山西省万荣县东岳庙飞云楼

面目全非。“建筑的骨架还在，用红砖水泥重新砌墙，瓦都换成了新的，重新再造的修复毁了文物本身的面貌。古色古香的立柱非要刷上大红大绿的油漆，就像耄耋老人非要做个拉皮手术，这样的修复意义何在？”连达回忆说，刚开始画古代建筑时，曾到过汾城镇，那里有一座古老的鼓楼，街边的店铺都是清代的样式，可前年再去，却翻修成一条全新的仿古建筑街。

古代建筑如人，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就失去了往昔的神采。玄神楼位于介休市北关顺城街，是三结义庙前的乐楼，又是街心点缀的过街楼，在周围一片平房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可连到达楼前时，场景不再如照片那般。“楼的周围修建了一个广场，这座二层三檐的楼阁就显得十分矮小，像一个小盆景一样孤零零地立在广场一旁，虽然改善了它的周边环境，但历史的空间感全无。我想，玄神楼可能也有些失落吧。”连达建议，不应把古代建筑当作“稀有物品”，与原生环境割裂开来。

“按照观光景点的标准装修，将所有的古代建筑用围墙、铁栏保护起来，并不是可取的保护方式。”连达分析说，“一是有些破庙周围已荒无人烟，不假思索地投资，得不偿失；二是，古代建筑各具特色，相似的外墙，类似的院门，只会消解了古代建筑的个性。”

连达特地叮嘱记者，不要将采访过程中所提及庙宇的具体位置详细列出，“如果盗贼从我这儿得到信息，破坏了文物，那就犯了大错——我出卖了古代建筑。”这也是连达十分反感网友随手在网上曝光古代建筑照片的原因，“他们自认为是为古代建筑谋福利，吸引公众关注，促使古代建筑获得维护，其实，却为盗贼提供了目标。这是十分不道德的事情。”既然无力保护，那请不要过分曝光。

## 一处处古代建筑 就是一枚枚历史坐标

“我现在39岁，人一到50岁，眼睛开始花了，身体也弱了，承受不了一天十多个小时的绘画。所以，随心所欲画画的时间还有十年，我不知道能否将所有的古代建筑画完。但只要我还能画，就一直画下去”

连达与山西“约定”每年来两次，他时常为了寻访一座古庙，行走在荒郊野岭。“我现在39岁，人一到50岁，眼睛开始花了，身体也弱了，承受不了一天十多个小时的绘画。所以，随心所欲画画的时间还有十年，我不知道能否将所有的古代建筑画完。但只要我还能画，就一直画下去”。七夕第二天，连达将要再次前往佛光寺，“这么神圣的地方值得再去”

连达家境并不富裕，原本的装潢工作室因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绘画山西古建中，生意也冷清下来。连达和王慧商量，将店面盘给亲戚，转让条件就是雇佣两人作为员工，还要允许连达每年请两次假。

每次长达一个多月的出行，预算都严格控制在4000元至5000元之间，除去往返车票，剩余的经费十分有限。“有10块钱一晚的旅馆，我绝不住30块一晚的。省出一块钱，就意味着多买了一瓶矿泉水。许多小旅店的床上落满了土，好像几年都没人住过，我和衣而睡，第二天一早就出门画去了。”时常饿得肚子直叫，连达才想起吃饭，啃干粮喝凉水是常态。“曾有段时间连续吃了20多天太谷饼，我是真的吃怕了。”可无论遇到多么糟心的事情，连达从没想过放弃。

这份执着来自对古代建筑的痴迷与热爱，还源于妻子王慧的支持。2001年，比连达小4岁的王慧出现在他的世界。连达不时出走爬长城、画古建，激起了王慧的好奇。在王慧的请求下，连达带她来到长城脚下。在没有“路”的长城上，两人携手穿过悬崖峭壁，一路披荆斩棘，从山海关走到了平谷区，走出了一条爱情路。2007年10月1日，连达和王慧在怀柔区的一段长城上举办婚礼，让长城当证婚人。

《寻访山西古庙》一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晋东南、晋南地区古代建筑的风采。这次回到山西，连达将继续系统地晋中地区的古代建筑画像，标清他们的位置与印记。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一处处古代建筑就是一枚枚历史坐标，穿过历史沧桑，连接往昔与今朝。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连达从不觉得辛苦，他享受着为一座座无言古代建筑画像的过程，也正努力笔绘出一张不断延伸的古代建筑地图。

高。每条微博下面，总有不少或是关怀或是称赞的留言。

说起与古代建筑结缘，源于一次失恋的出走。1999年，被喜欢许久的姑娘拒绝，连达决定出门散散心。第一站，北京。信步走在八达岭长城的连达心中徐徐腾起崇敬之情。忽然，身旁游客的谈话飘入连达耳中，“野长城的美和这里不同”。野长城，是指没有被修葺或者开发的长城，岁月留给它清晰而残忍的痕迹。一路打听，连达终于见到了野长城，厚重的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岁月以原生态的面貌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壮阔、雄伟、苍凉……复杂的思绪充斥在连达胸中。“走在长城之上，才领略到古代建筑的伟大。”

离开北京，连达抵达山西。晋祠，这片国内现存最早的古典祠园林建筑群，拥有三百年以上的建筑98座、塑像110尊、碑刻300块、铸造艺术品37尊。被誉为“晋祠三绝”的周柏唐槐、宋代彩塑和难老泉深深吸引了连达。

那时的连达不曾想到，这片距离大连一千多公里的地区会成为梦想降落的地方。顺着大西铁路继续向南，连达已记不起究竟是山西哪一处古代建筑拨动了他的心弦，这座木质建筑宝库带给他接二连三的喜悦和冲击。“这么令人震撼的美，我能对它做什么？”连达有点激动，“也曾试过拍照，但镜头总会收入古代建筑旁边的杂物，比如碎石、杂草。与其大费周章地找角度、修图片，不如自己画，把亲眼所见的美都一一记录下来。”于是，毫无美术功底的连达开始了他的绘画之旅。

晋祠是出现在连达画纸上的第一位主角。“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画完了。但我觉得很满意，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连达随手将自己的第一幅作品留在了晋祠的垃圾桶里。那时，他意识到，要将古代建筑的神韵诉诸笔端，离不开专业的绘画学习。

回到大连家中，连达买来绘画理论、传统建筑等书籍。“小时候学过书法，书画不分家，也会画一点，艺术是相通的。”透视是建筑绘画的关键，在绘画的过程中，连达不断思索尝试，经过四五年的积累，慢慢画出了感觉。“我没有财力和机会进行系统性的绘画学习，只能通过不停地画，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

“连达的画介于专业制图和写生创作之间，既‘神似’，又‘形似’。看得出来，连达对古代建筑知识了解得很深，他追求的不仅是艺术，还有学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如是评价。

流畅清晰的线条，错落有致的布局，每一座古代建筑在连达的笔下都如此干净明了，即使是颓垣断壁、荒草丛生，也没有一丝杂乱。而彼时作画的连达可能正坐在刚刚施过农家肥的菜园旁。他曾在一片坟冢中，心平气和地画着不远处的小庙，庙里还放着几口人平气的棺材；也曾穿梭在绵延不断的大山中，偶尔闪过的小鸟带来几声鸣叫，夜晚只能露宿在看得见星星的山丘。

为了寻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建筑，连达通常背着五十多斤的行李包，走在僻静的山路上。那是一个灰黑色的户外背包，里面塞满画板、画纸、画筒、画笔、铅笔盒、折叠椅、雨伞、矿泉水、太谷饼，立起来有一米多高。连达的铅笔盒是粉色的，上面印着两只卡通熊，边缘的漆早已剥落，“这是5年前在翼城县的一家小店买的”。

去年9月，连达来到山西腹地介休，想要为洪山镇石屯村源神庙画像。这座源神庙里的物件曾被不法分子盗走，这引起当地部门及村民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当连达背着大包出现在庙门口，打开画板准备作画时，看守的老大爷立即招来村民。没等连达解释，拳头直冲面门而来。“我得忍着啊，不能还手。我是来画画的，不是来打架的。”趁着村民不再动手时，连达联系到一位介

休的好友，麻烦他请来村支书，这才得以脱身。

还有一次，连达去洪洞县画元武楼，一位村民以为他背着包是要踩点偷东西。因为楼里原有很多彩塑，头部都被盗割走了。无论连达如何解释，村民始终不准他进楼，他只能在附近的野地作画。没想到，过了一会，身边来了两位“护卫”，一人拿着锄头，一人拿着镰刀。“我只能自嘲，这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绘画古代建筑的确是一件诗意之事，只是过程有时并不那么浪漫美好。回想起这些令人生气无奈的事情，连达直言，心里当然会难过，但是，比起看到一座座古代建筑跃然纸上，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现在我不全画好，在下一个画者到来之前，有些古代建筑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一次错过也许就是永远失去，它们等了我几百年，快要撑不住了！”

## 最好的保护是最小干预

当连达赶到某破庙时，当地“已经开始疯狂地修复了”。“古色古香的立柱非要刷上大红大绿的油漆，就像耄耋老人非要做个拉皮手术，这样的修复意义何在？”

来山西四十多次，和那么多座古代建筑聊过天，连达对文物保护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本末倒置的修护才是对文物的最大损坏。

“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些地方古代建筑维护不到位，我就暗想，不好！”当连达赶到某破庙时，当地“已经开始疯狂地修复了”。那座庙本无大伤，只是有些倾斜，可当连达再次见到这位“老友”时，古墙被推倒，壁画也已毁坏，这些明代建筑早已

## 高青述责述廉 覆盖镇村

自今年高青县纪委出台《关于在镇、街道实施分级述责述廉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来，“分级述责述廉”迅速成为全县基层党员干部的热议词，述责述廉覆盖镇村也成为高青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

“述责述廉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但长期以来只被运用于县级层面。为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破解农村工作落实不力难题，我们立足监督、教育两大基本职能，提出了分级述责述廉的新思路。”高青县委常委、县委书记李慧告诉笔者。所谓分级述责述廉，就是把镇、街道基层党员干部划分为党政班子成员、管区基层站所主要负责人、村(居)主干部三级，并逐级进行述责述廉。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管区、基层站所主要负责人届内述责述廉2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届内全覆盖。各镇、街道建立了专门的档案库保存述责述廉和整改反馈结果，该结果将被纳入业绩评定，奖励惩处和选拔任用依据体系。

通过分级述责述廉，使党内监督触手延伸到了村级，实现了全覆盖，形成了“多层次、全链条”的党内监督体系，便于县纪委随时抽查问责主体，靶向监督责任落实情况。

截至目前，高青县共有94名中层干部和65名村干部向党(工)委扩大会议进行述责述廉，共收集整理汇总询问质询520条，意见建议267条，现场提问问题235条，收回质询卡502张，会后根据述责述廉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2人进行了诫勉谈话。(马景阳 刘峰)

## 高城镇“塑编+” 让贫困户丰衣足食

高青县高城镇围绕扶贫攻坚工作，为贫困户扩大增收渠道，采取“塑编+”的方式，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平台，合力推进，促进了扶贫就业。

为打开扶贫攻坚工作的鲜活局面，政府主动引导企业参与社会扶贫事业。塑编是该镇一项传统手工业，他们因势利导积极开展塑编扶贫。对尚有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进行塑编培训，激发他们的活力，转移就业，带动脱贫。高城镇扶贫办与塑编教师陆续在13个村展开“手把手”教师培训，主要教授塑编材料使用注意事项、塑编技巧等方面，截至目前，已有117人结业。“调动闲置劳动力，让贫困户自己丰衣足食才是真正的脱贫。”高城镇副镇长何慧说。

“手把手”教师培训结束后，这些塑编教师成为壮大农村塑编队伍的教学主力。他们将技艺倾囊传授给有意愿参与塑编的村民。同时，塑编成品由专门的公司收购，避免中间商赚差价，做到贫困户利益最大化。经过培训，全镇有200多个贫困户参与到塑编中来，有效带动了贫困家庭实现增收。在此基础上，高城镇还积极对接妇联、计生、民政、残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力所能及地为辖区贫困户争取子女求学、技能培训、农村低保等多渠道支持。通过宣传引导等方式，鼓励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尤其是企业家，及时向贫困户伸出援手，带动贫困户就业，形成全社会扶贫的良好风气。(马景阳 李延涛)

## 高青县常家镇“五字诀” 全面落实秸秆禁烧

进入9月份的秋收时节，高青县常家镇突出“早、广、实、严、活”，全面启动秸秆禁烧工作，严防第一把火，保护生态环境。

突出“早”字，迅速动员。该镇在全县率先部署秸秆禁烧工作，镇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加强对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的组织领导，镇、管区、村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确保责任无死角、工作无缝隙。

突出“广”字，广泛宣传。充分利用村广播、标语、宣传车、《一封信》等，深入讲解秸秆焚烧的危害和综合利用的科学知识，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秸秆禁烧行动。目前，已在全镇悬挂宣传条幅300余条。

突出“实”字，盯死看牢。成立秸秆禁烧先锋队，科学设置监控点，24小时轮流值守；禁烧工作巡逻队依托网格化管理，全天候、不间断深入田间地头巡逻；协调保洁公司，及时清运田间地头的可燃物，不留禁烧盲点；公开有奖举报电话，实现全社会监督。

突出“活”字，严究重罚。实行组织办、党政办、纪委、派出所等部门联动机制，强化督导、检查、考核、问责力度，严格追究禁烧当事人和监管责任人的责任，依法从重、从快严惩“第一把火”。

突出“活”字，疏堵结合。积极引导广大农户科学采用粉碎还田、旋耕、深翻深耕轮作等方式，做好秸秆还田和转化利用工作，逐步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焚烧问题，不让秸秆焚烧成为蓝天白云的拦路虎。(马景阳 李峰)

## 高青县青城镇 “党建+庭院经济” 开启精准扶贫新模式

“支部引领搞藤编，党员入户帮生产。不出门来不出院，轻轻松松把钱赚。”高青县青城镇徐家寨西村杨素英家里，几个妇女围在一起娴熟地用藤条编织花篮、草帽、坐垫、果盘等工艺品。“有了这门手艺，不光能来家挣钱，还能顾上家里，日子真是越过越有奔头了！”

今年以来，高青县青城镇抓住传统手工艺品兴起机遇，立足镇域扶贫攻坚实际，建立起“党建+庭院经济”扶贫模式。一方面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镇111个行政村成立“庭院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支部党员学习宣传“发展庭院经济”典型案例及优惠政策，让脑袋先“富起来”；另一方面青城镇充分依靠机关党建优势，派驻86名党建指导员入户调研，统计闲置院落及有发展意向的低保困难户，统筹协调安排，放大党员服务群众“网格”优势，快速形成“一帮一”、“一帮多”工作格局，及时对接联系户，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目前，高青县青城镇“庭院经济”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民收入逐年提高，以汽车刷、拖把生产、藤编为主的“庭院经济”发展迅猛，全镇已有600余户参与其中，其中贫困户156户，贫困人口326名。这些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偏大、身体羸弱或者有残疾的贫困群众在“党建+庭院经济”的新模式下顺利实现“造血”脱贫。(马景阳 张冲 韩斌)